

金 静

小时候总不能明白我为什么叫她阿婆，很大以后才搞清楚那段历史。她是我妈的远房姑姑，婚后一直没有生育，后来领养了我妈。我妈说起这段往事，语气里总有淡淡的幽怨。我倒不觉得，外婆家远在山坳里，我有三个舅舅三个姨妈，家境又不是很好，一大家子人分一锅粥，怎么比得上在阿婆家做独生子女呢？这些观点，我只敢偷偷想，稍一冒出来，就会遭遇妈妈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哭诉。现在我倒也能理解，生活即使再清贫也强过骨肉分离。

阿婆不曾生育，阿公生前身体又不好，于是我爹做了上门女婿。等我出生，如何称呼两个老人就成了了一件尴尬事。我的外公外婆还健在，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同村，于是就让我叫他们两个老人阿公阿婆。这是我后来的猜想，从来也没有去验证，毕竟称呼只是称呼，怎么称呼都改变不了我们是一家人事实。

我妈总说阿公对她如何如何好，如何如何疼惜小孩。可惜我刚出生阿公就去世了，我们是见过面的，只不过他见我欢喜，我对他却了无记忆，只有挂在墙上的黑白照片让我觉着我嘴里念叨的阿公，的确是一个和善亲切的老人。

而我和阿婆的关系似乎就不怎么融洽了。她们总在背后指责对方，究竟谁是谁非也无从考究。站在客观的角度上，我想多半是阿婆对我妈太过苛刻。我也奇怪这两个女人为什么就无从沟通那般亲密，当我知道我妈来到阿婆家的时候有七八岁了，似乎又什么都明白了。

阿婆对我却是极好。也许我是降生在她家的第一个孩子吧，她把所有的爱倾注到了我身上。我小时候就睡在阿婆的屋里。阿婆屋里有一张大床，应该是阿婆的嫁妆吧，床很考究，像是千工床。冬天一来，我就跟阿婆睡大床，我睡在里侧，阿婆睡外头，挤着很暖和。天气转暖，我又睡房里的小棕绷床。小床靠窗，窗下放着一张八仙桌，我就经常坐在小床边趴在桌子上写作业。

我妈一心指望着我俩弟弟做个读书人，管得不是一般的严格。一旦成绩考得不如意，她就骂开了。我妈叱喝我的时候，阿婆就示意我躲进她的屋子里别出来，然后她就跟我妈一句我一句地在灶房里交战起来，最终

阿婆

往往往是阿婆占上风，我妈说着说着就带起了哭腔。这让躲在房间里我分外不安，仿佛是我欺负了她似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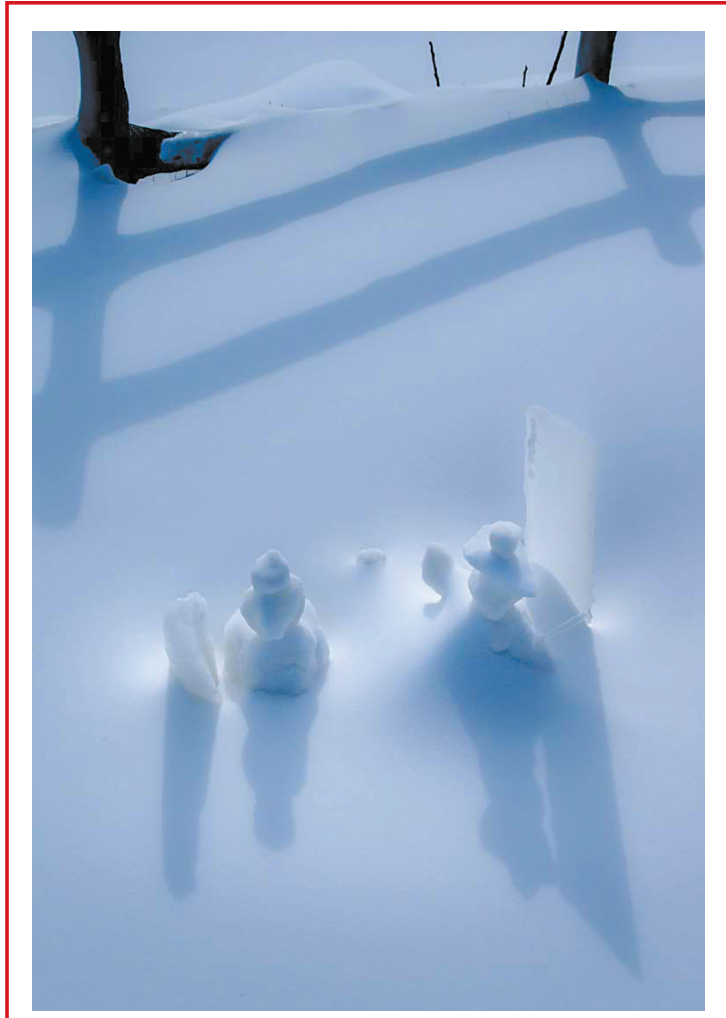
阿婆就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护着我，护犊子一般。她常说我妈偏心，总说我妈对我弟好，打我的时候用力打，打我弟的时候装装样子。据我观察，事实好像并不是这样的，不过我也懒得与阿婆争辩，就在那里装个可怜虫，博得同情不少。

阿婆怕我受委屈，总是偷偷藏了好吃的不让家里人知道。她会藏半个西瓜，再狠狠加勺糖，让我躲在她屋里吃；她会藏几颗荔枝干，看我吃完再把壳悄悄扔掉。我还一个人躲着吃过饼干、豆酥糖、油煎枣……那个年代零食缺得厉害，我却偷偷吃过去好多了。吃到后来，我无限同情我弟了。我就带着我弟趁阿婆不在的时候到她屋里翻箱子。我们俩一个在门口放哨，一个在屋里作案，屡屡得手。阿婆总奇怪她的藏品不见了或者少了，时间一长她就知道谁是始作俑者。她也骂我是白眼狼，养不熟的鸟。骂归骂，她照样只给我留好吃的。

阿婆悄悄留给我的，不止是好吃的，还有零花钱。那时我在奉化读师范，她总在我离家之前把我叫到她房里，然后从裤兜里摸出钥匙，打开大衣柜，取出小匣子，又用一把小钥匙打开小匣子的锁。小匣子里放了些什么物件，其中有一块手帕，手帕里包着她的私房钱。有一毛、两毛、五毛的，有一元、两元、五元的，很少有十元面值的。她有时自己留下一点，有时就全部塞到我手里，对我说“藏起来藏起来，路上好买点吃吃”。

阿婆没有手艺，这钱都是她卖香烛、干张攒下来的。一个小脚老太要攒这么点钱多不容易啊！我推开不要，她就很生气，可当我将这些钱一张一张用出去的时候，心里又百般不是滋味，眼前全是她满脸的皱纹、花白的头发，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样子。我在心里发誓，等日后工作了，我要好好孝敬阿婆。

可到我参加工作能挣钱了，阿婆却躺下了。那一日，阿婆被一块从二楼掉下来的木板砸中身子，她就再也没有起床过。她在床上躺了一年多，受尽了病痛的折磨。她的头发愈发白了，她的眼窝愈发深了，她的身下已经失去知觉了，可她仍掰着手指盼着我周末回家。回去了我给她洗洗脚，剪指甲；回去了我给她喂饭。她就看着我一口菜一口饭吃得特别高兴。我用心地做着那些事，心里无比忧伤。她一点一点



秘境

邱文雄 摄

消耗着，在时间里苦苦挣扎，而我却什么也做不了。

她生前我未能尽孝，她合眼离开人世的时候，我也未能送上一程。我跪在她的灵前，失声痛哭，一遍遍在心里念叨着：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去了。不会再有人为我藏好东西了，不会再有人不顾一切护着我了，不会再有人热切地盼着我回家了，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去了啊……

最疼爱我的阿婆离开我已经二十多年了，我经常会想起。想起每次村里放电影，我们总要等人散得差不多了才开始走回家。阿婆一手拄着拐杖，一手拽着我，月光将我们的身影拉得好长。寂静的小径，皎洁的月光，夏夜的萤火虫，冬夜的风，那一切都随阿婆埋在了时光里。

听，谁又在那里浅浅唱着：人生中最美的珍藏，就是那些往日时光。

邵留芳

今秋九月，当我走进海曙老年大学国画初级班教室时，心里一阵窃喜。回想自己的人生路，不知多少次坐在课桌前，但是这次与以往全然不同。原来是为了学业，为了长知识拿文凭，为了职业职称职务。这次纯粹是为了兴趣，没有压力，只待品味；没有竞争，只有分享；没有目的，只求愉悦。

与我同班的，多数是上世纪60年代生人，年龄过了一个甲子的也不在少数。每次走进课堂，同学们都会相互招呼问好，好似久违的老友。其实谁都不认识谁，只是为了共同的爱好，每周在这里相遇一次而已。但是，有了同学这层关系，也就免去了许多的客套和生分，就知道这位同学也是没有接触过画画，但是那份用心和认真，我想一定感动了那位上传图片的学友。画成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营造了同学之间互动的学画氛围。

画画有兴趣，但是零基础，学画的难度不是一点点。每次铺开宣纸练习，总是眼高手低，调墨用笔布局，始终很难“在线”。老师强调的习画要领和重点，落到纸上就作废。但即使这样，我还是十愿意学画。每次听完课，老师都会布置习画作业，从最早的枇杷、山茶花、草莓，到现在的柿子、葡萄等等。这些花花果果，在笔尖被描摹出来的时候，让我想到与之所呼应的春夏秋冬四时的景物。因为有了它们，我们在不同的季节，才感受到了生活的趣味和情调。譬如柿子红了，脑海里会闪现山野、田间和农家的大院，枝头缀满的那

陈 云

那天，良兄走到我身边，凑近耳朵，说：我找到一本拳书，可有的地方看不懂，你文化好，下班后去你寝室，你给我讲讲。我说好。

良兄名叫良善，长我8岁。他中等个子，眯缝眼，脸白净，走路时上身微微前倾，恭敬又谦卑的样子；路上跟人说话，必凑近对方耳朵，“察察”，像是说悄悄话，其实没一点私密，净是大白话。

良兄酷爱武术，每天清晨又是蹲马步又是打拳，厂里人都知道。我刚进厂那会，正年轻，受电影《少林寺》影响，很羡慕会武术的，良兄多年来练成一身好武功，打拳时大开大合，英姿飒爽，我常躲在墙角偷看。我是电工，良兄是电焊工，工作上接触不多，加上当时我性格内向，不善交际，不敢主动搭讪向良兄讨教拳术。几年后，我因伤致残，康复治疗两年后，拄着双拐重返单位上班。为使残腿能得到最大程度康复，我自习气功，经常去厂图书馆借阅武术气功类杂志，这才与良兄有了接触。一来二往，越聊越投机，彼此开始交往起来。

良兄和我熟络以后，一直牵挂我的残腿，他始终认为我是能够扔掉拐杖完全康复的。

1989年初冬的一天，良兄对我说：你跟领导请个假，明天我带你去412医院，我带那里的一个骨科医生说好了，你让他诊断一下，说不定会有好的治疗办法。原来，两个月前，良兄骑自行车送女儿上学，途中不慎摔倒，女儿骨折，急送东钱湖郭家峙解放军412医院治疗，结识了一位骨科医生。良兄说：那医生医术高明，人也很好，我问过厂车队，明天正好有车去那边，我们搭顺风车去。

那天上午到了412医院，良兄把我领到医生家属宿舍，要我坐一下，他自己匆匆出门。没多久，良兄返回，手里多了两瓶高档白酒，我这才知道他去买礼物送医生，忙说：这个钱我回头给你。良兄黑了脸，白我一眼，说：莫讲啦！

中午医生下班回到宿舍，从食堂买了好多饭菜，招待我们。那医生跟良兄一样，善良正直，热心助人，看到屋里多了两瓶白酒，执意不收，问清楚是附近小店的之后，说他认识那小店老板，一会去把酒退了。良兄说这酒不是这位小兄弟送的，是你我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，让医生千万不要介意，就这一次，下不为例。

那几年，厂里效益并不好，职工收入少，良兄和嫂子在同厂工作，女儿刚上一年级，家里开销自然不小。良兄上心为我求医问药，我已感激不尽，哪有再让他出钱买礼物的道理！回厂后我几次三番要把买酒的钱塞给他，每次都

些橙色果果，直接在心里滋生出许多美好的想法。好多同学还专程跑到近郊的柿林村，与现实版的柿子进行零距离的接触。很快，同学微信群里，上传了一幅幅柿子红了的美丽秋意图。从这些景美人美的图片中，我读到的是灿烂、丰收、愉悦等美好的词句。

初学者画画最难的是调墨，不是浓了，就是淡了，更不要说结构布局了。叶子、花瓣、枝干的浓淡、枯润处理，很是不易。老师的示范时间有限，更多需要我们自己去实践、去体味。常常在浪费了多张宣纸后，还是找不着北。突然发现在后面的同学画画像啥，枝条、叶子的勾画，画面的布局，不仅符合老师的要求，还美出了新意。虚心请教，才知这位同学学画已有四十载。一不小心遇到资深辈的学友，也算是我等学画的福气和运气。只要有画，必能在这位同学那里得到详尽的解答。后来自己画葡萄时，用花青和胭脂两种颜料混合出多层次色泽，画出的果果多少能体现些许晶莹的光亮，当要感谢这位同学的不吝赐教。

在这里学习，更多的是分享某种快乐。一旦习画的同学上传自己的作业或者临摹的画作，微信群里有的及时送上真诚的点评，有的分享精妙的点评。譬如山茶花作业完成后，出现了“花瓣有丝绸般的质感”“橙色与白色的花骨朵匀称”“色彩的巧妙结合，画面变得更生动物”……一幅幅习画，好似挂在眼前的一串串葡萄，不管生熟如何，酸甜苦辣，都能给人的味蕾带来不同的体验。

想不到退休之后，还会坐在课桌前，且有这么多同学在一起学画，分享其中的乐趣，这远比画画本身重要得多。

被拒绝，末了，他很不高兴，说：你再钱不钱的，我俩没法做朋友了！

那次医生的检查结果，自然是没有结果。良兄不甘心，没过多久，又带我去海曙区一家企业，说那那里有个厂医气功水平很是了得，让他看看我的气功练得怎么样了，顺便问问气功师，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治疗办法。那气功师让我趴在医务室的治疗床上，要我意念集中于丹田，他在我背后发功测试我的功力。过了一会，气功师说：你自习气功已有一定功力，但你腰椎骨折，伤及中枢神经，督脉受阻，不通则痛，因而造成下肢麻木或疼痛发作，光靠自己练功运气很难打通小周天，需要气功师加以辅助。当时我嗯啊点头如捣蒜，但心里起了疑问：说要辅助，不会是骗钱吧？回厂路上，没等我开口，良兄径直跟我说：真要辅助，实际上不会是要钱吧？别理他，以后咱们自己练。

我已记不清最后一次见到良兄是什么时候，只记得最后一次和良兄通话，也已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。那天，我给良兄打电话问候，良兄兴奋地告诉我，说他前些天找到一种镇痛好办法，身上哪里痛，就以那里为起点，用意念画圈，像螺旋一样越画越大，一直大到无边无际，然后再重复，最终疼痛就会消失在茫茫的宇宙中。他说，这个办法很灵验的，他试过多次。最后良兄嘱咐我，疼痛发作时，一定要按照这个办法试试看。只可惜我的疼痛念在太顽固，一旦发作，意念根本无法集中，连正常呼吸都会触发剧烈阵痛，良兄的“画圈止痛法”只能不了了之。

1998年我下岗离厂，两年后工厂改制倒闭。那些年，我成了家，有了孩子，找到了新的工作，后又两次住院手术，既要养家糊口，又要与病痛搏斗，终日忙忙碌碌，日子过得磕磕绊绊，忽略了良兄这样的朋友。早几年，偶尔从工厂那里听到良兄东零西散的消息，说是良兄身体不太好，没法从事电焊工作，在家附近摆摊做些小百货生意补贴家用。再后来，就再也没有了良兄的消息。

前些天，我心血来潮，打算写几篇有关工厂的回忆文章，为核实一些细节，想给良兄打个电话。良兄的手机号码原本存在手机里，可那手机早已损坏，所有信息也都丢失，好在找到一本破旧的通讯录，还记着良兄的号码。拨过去，接电话的竟是嫂子，嫂子告诉我，良兄六年前已因病过世。我愣住了，一时难以置信，继而伤心不已，后悔自己为何不早点联系他。

谢谢你，良兄，在工厂工作的十多年时间里，你见证了我最好年华的张狂与落魄；谢谢你，良兄，你对朋友重义轻财、纯粹付出，我会永远记得！

金庸先生的“庵东情结”

车厘子

“清风笑，竟惹寂寥，豪情还剩一襟晚照。”10月30日夜里，惊闻金庸先生在香港辞世，我呆坐家中，陷入沉默，久久不愿相信，却又不得不接受事实，关山遥隔，难寄心头悼念之情。一代“武林盟主”，就此飘然远去。

作为泰斗级作家，金庸对于武侠小说贡献之巨，是空前绝后的。在武侠小说日趋式微的今天，金庸小说以其一枝独秀远超同类的价值高度依旧长盛不衰，其文本也仍是影视剧拍摄最“金水”的优质剧本。多少年来，金庸小说同琼瑶小说一道，无数次搬演成戏，如“割韭菜”般，收割了一代又一代影视明星的漂亮面孔，也收割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观众的青春年华。这不，《倚天屠龙记》又被翻拍了，而当年的“周芷若”如今改演“灭绝师太”，仿佛真应了原著小说中那句话“少年子弟江湖老，红颜少女的鬓边终于也见到了白发”。

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，再加《越女剑》，金庸的十五部武侠小说各有精彩之外，于我个人竟还有一种别样的“乡愁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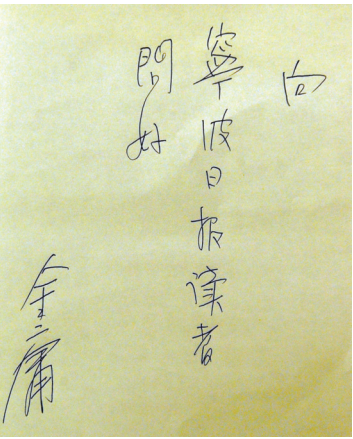


2005年1月10日，金庸先生来宁波参加电视剧《神雕侠侣》开机仪式，并为《宁波日报》亲笔题词。

(周建平 摄)

湖上越女采莲的场景。还有一部小说，因与《射雕》和《神雕》存在着前后联系而被读者合称为“射雕三部曲”，那就是《倚天屠龙记》。不过《倚天屠龙记》一书并未再凸显嘉兴元素，却突兀地提到了吾乡庵东镇，一个在当时还其名不著的浙东滨海小镇——这一细节着实幽微，阅读时很容易直接忽略，但对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庵东娃来说，第一次发现这些内容时，心头按捺不住又惊又喜！

庵东镇濒临东海，曾以晒海盐出名，早年号称“浙江盐都”。可惜我辈生得太晚，打小就没见识过海滩滩涂间晒盐的情形，反倒是在《倚天屠龙记》的原著中读到了曾经的海滨盐田。小说第三章“宝刀百炼生玄光”中开头就写“武当七侠”中的三侠俞岱岩从福建赶回湖北，路过



浙东钱塘江之南，紧接着有这样一段描写：“他迈开大步急行一阵，路径渐窄，靠近近海一面，常见一片片光滑如镜的平地，往往七八丈见方，便是水磨的桌面，也无此平整滑溜。俞岱岩走遍江南北，见闻实在不少，但从没见过如此奇异的情状，一问土人，不由得哑然失笑，原来那便是盐田。当地盐民引海水灌入盐田，晒干以后，刮下含盐泥土，化成卤水，再逐步晒成盐粒。”